

母子販鹽

黃孟侯

我們一無所有：既沒有田地資源，又無生產技能；為了糊口，也只有出賣勞力：小姐妹們受僱下田去插秧、割麥，除草，打連篙；所得是幾碗小麥或黃豆等雜糧而已。後來看到米勒的「拾穗」，沒有美感，只有刺痛！不是那些吃飽喝足的人能體會的。

母親得知李太平那裡有很多糧食，就想去打主意；帶了我去漢陽，一開口討李太平便答允，叫副官帶我們去漢水邊的倉房去拿，進裡面一看：黃豆棉花，紅糖鹽巴，堆積如山；副官叫我們只管拿；我們可是什麼都想要，而什麼也拿不動，盤算一下還是只拿鹽巴，一人裝了一麻袋，各三十來斤，這是顧到還得走一百多華里扛回去！剛走時不怎麼吃力，走了一天到沌口，已是渾身酸痛，又逢三伏天酷暑，想到前頭遙遠的腳程，不由心生畏懼：怕也無用！曉行午歇，找樹蔭或在農家屋簷下打盹，有時趁夜涼趕路，什麼墳頭墓地，百無禁忌！養成我們不信鬼神，敢走夜路的習慣！

晴天暴雨

走了兩天到沙湖，中午過後，烈日當空，酷熱難熬，只晒得外皮發燙，體內發冷，視覺白茫，兩腿發軟；額頭汗水流進眼裡，刺辣抽痛，兩個腳底早已起了水泡：踏在冒著熱浪光亮泥地上，苦不堪言，從早到午粒米未進食，已餓到天旋地轉了！正在疲憊的拖拉著沉重的兩腿移動時，走在前頭的母親忽然回頭叫說：「要來暴雨了，猴兒呀，快跑！」我舉目四望：後面晴空邊沿已出現大片烏雲，正洶湧地翻騰著朝我們鋪天蓋地滾來！不一會陣陣涼風通體透入，立刻令人感到神清氣爽，精神一振！正享受舒暢間，母親卻抽腿快跑；我正想問，她已越跑越遠了，我雖腳底疼痛也顧不得了，只有跟著快跑！

血淚交流

但人跑不過天，蠶豆大的雨點乘著強風傾潑下來！一不注意擦破了水泡，露出紅肉，我只能翹起腳尖用腳外側走，那些小草偏像找喳似的只往肉裡戳，痛徹心肺；一時汗水、雨水、血水加淚水，混合著鹹水，交織著痠、痛、餓、疲一起流到地面；想哭也哭不出來，況且：「孤兒那有哭的權利」，祇有邊走邊抽噎！好一條長堤，有草無樹，右側是湖邊，左邊是水田，一望無際，跑了兩里才找到一戶茅草屋，趕急進去躲雨，農婦看我們狼狽狀，只說：「作孽吶，可憐囉！」

滴水是錢

拿來一塊烏黑油膩的棉布給我們擦拭，母親卻不擦頭上的水只擦鹽包；因為鹽被水化後正快速流失，母親心疼流掉的每一滴鹽水，那都是「錢」呢，手忙腳亂的想阻止流出，但無濟於事；真是情急智生：母親忽然想到鹽是可用火熬的，便求農婦燒起灶來烘，果然止「血」，但還是流失了不少；那家大嫂看我泥腳板滲血，又無穿鞋，拿出一雙大布鞋，我用布纏了塞進去，反而痛得寸步難行，鞋底太硬，摩擦傷口，就裹布走吧！

回到黃家台，母親將我們衣褲脫了，拿到外面泡在鐵盆裡煮，想收回一點也好，煮了半天，水快煮乾，也無鹹味就放棄了！究竟流失多少鹽？也估不出來，因為我們隨手裝的，也沒個數兒。母親還是不甘損失，和三個姐姐一商量，有了主意：滲便宜石膏，魚目混珠；當然，現在台灣石膏比鹽貴多哪！

〈本文摘錄自黃孟侯傳記《走過百年》，桃園縣政府文化局97年10月出版〉



圖說：作者黃孟侯先生在傳記《走過百年》中，以文章與畫作回憶艱辛的童年。

作者黃孟侯先生／提供